

管

子

權

管子權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

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十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而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莫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

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列其
堯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
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
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
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其榮者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
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今者罪死不赦
然則與折取之速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
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

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山上有鈆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

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滄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

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所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費巨橋倉，在今廣子山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以人憚令，沒而饒收粟也。重大恭反。今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殺十二聞散巨橋

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穀之粟不行聖王
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

為說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民舉所最粟

舉盡也
故聚也

子外

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

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

歲毋籍木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

萬

衡平也

終身無籍於民唯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

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菴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喏鹽
百口之家百人喏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
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
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
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
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
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
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
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

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
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
下不減矣通主毋聚傭者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
而行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公以行其私
常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本陰術也
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
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

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衡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所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六一

①散散叙次文議俱有可觀游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水草兼處。曰沛。

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者，北用禺氏之玉。

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

南貴江漢之珠，其

勝禽獸之仇。

通

勝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

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無用皮幣，故並舉

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

獸之仇，猶益也。禽獸之仇，若使

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桓

夫歲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

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

國

若之子若衛公子開皆以雙武之皮。

雙虎之皮，以為裘。

通

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開裘，何必言雙旅幣有

虎豹之皮黻武之皮其為底實耶委質如委贄耶

卿大夫豹飾

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

列大夫豹檐

列大夫中大夫

也襟謂之檐音昌聲反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

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

刺音七亦反

若從親戚之

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

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言堯舜嘗用此數

經古

衣皮庶人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菜犬羊賤物狐羔

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于金亦數也

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証聖矣物

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
木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
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
曰天笑陽也壤笑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
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
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

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不足以共。故以數制謂

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毀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毀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剗以為門。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
都重門擊拆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
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
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屬國定名者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
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夫
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臣二
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富而君

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通準厭售而足數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通漢吳楚反無鹽氏一

歲息十倍乘於兵加之數也民更相制君無有事
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
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
之本始則末流之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
卒之利矣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通在涂衢塞後
之開權本此立費而行君術其要也其在穀者守
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費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
豫奪其涂則民無違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
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

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通左右即陰陽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

管子粹
卷之三
十
倍鹽鐵二十國之笑也。錫金二十國之笑也。五官
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
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
餘藏羨以備賞通。輕重五穀以調，用貨不得市
三分之間，積餘藏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天
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
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
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釣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世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

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減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

平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筭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筭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筭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筭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筭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囊而立黃金也。

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曰定慮，二曰定載，三曰出竟，五曰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曰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

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匹。通高下中幣金之權。百千萬乘馬之制。此亦所云。極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牛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

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
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若
尚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
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塚若產而
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壞故親之殺其子以為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累其人力同而宮室美
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
蕩遊不作者者黥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不

者貨之圍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與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

之以法則中內。榘民也。輕重不調。無禮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十倍。夷既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粟。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

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
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
王燒增藪赫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
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
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
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
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
而用一也。通驅狂獸以利民由逃爪牙弛山澤以
于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
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用智能非以明民是謂
輔已商尚質乃無害不利器反淫於無樸以壹民
心周尚文故官能備勸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為
固而安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萊
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國山澤立械噐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筭
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道丘立駢牢
以為民饒彼道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
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
之壤滅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通國山澤
而童竭之利筦于上矣械噐益利而搏流守其重
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道丘駢牢畜蕃于澤矣
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
所設盜之所藉無惟乎絕聖棄智益塞源之說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奸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詳奸譏者嚴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重者固猶勝矣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關於三衛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編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蒞非術鉤之勢致汎然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

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室有積
五窳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
之長度廼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滿澤之謂飢者得
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
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
其有使非其人動言稷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
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
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枵夏不束枵以

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處
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
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
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
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
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
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詩史以陰謀
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
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

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先志其積心然七雄兵爭二
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一故王繆李斯
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為陰陽之議合
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固然獨不可自
行而無邪重言詛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
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
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趙曰如字
作平字
死後傷之
也余曰白首
也古字也
字平字也
死後之官也
字平字也
字平字也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衛處之國儲食之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與死扶傷如孤荼首之
孫仰俸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通俸戟謂
死事寶謂賞言白首之孤孫仰死戟之賞何以與
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
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
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
藏羨踴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通策士但言富強
然必先富而後強故輕重詳于是國乃及足兵焉

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
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夫下有
慮齊獨不與其謀乎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
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錕之
數不得為侈矣焉通曰平是賈不左不右故不得
侈矣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錕無止遠通不惟國
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
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禎行不

偷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兩十人之力

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通此句言人
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羸而相
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
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
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
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轉苦禮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匡轉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鶩
之舍近鷓鴣音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

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
趨人三月解刳弓弩無匡轆者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鴟鵂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道
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鴟
雞鵂斃彼十鈞之弩不得業殺不能自心故三月
解刳弓弩無匡轆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
也

管子對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高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高。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欲立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乘勢聖人乘切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魚。以為脯。鮓以爲飯。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
足何求於民也○○祭之用魚幾何而曰百倍異曰
說夢耶兒戲耶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
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春秋越荒遠
小侯耳如何曰莫強曰至是免藏而露尾也管子
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
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全
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

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雜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躬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強反

光照堂。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績，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堯

大田篇一東十倍則春有以俸祀夏有以決苦此
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饑
饑之吐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
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糶千鍾之家不得為
唐園六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
以相益資則北郭之吐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
之利共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
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玉之國也且楚之
有黃金中齊有蓋石也通黃金中蓋石以上不操
輕重而重者難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倪而
是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
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梁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
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
鹽請君伐道薪草枯曰道煮沸火為鹽正征音而積
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

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

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

築塙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庸募役也與

備同謂起民于農不得募聚以煮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

海之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齊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推術若此

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饋而食國與衆同用鹽獨甚

詳當時分國可用糶鹽自嚴封建有行而無糶然

則下之食墮上之引墮相減于古不知幾矣桓公
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
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
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
之給焉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
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願
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

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王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

夏。以。時。得。財。
石。以。時。得。財。
民。之。食。食。食。
口。食。食。食。
用。至。食。食。
去。分。能。性。以。
借。昔。日。游。財。
也。

交股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糞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絰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耕。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楸麻。次日絕蕘。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本入之于民務。相乘六時制之。趨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計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

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于場功，冬穀入于市，賈之窮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箴頌以反，而用之守重，虜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據其利。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
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
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
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
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
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
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

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餓
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
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
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
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一問輕重之
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
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
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
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

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存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通穀金幣為三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筴，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曰虛十里之行。頓戟一謀。而靡幣之用。曰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千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

也。用食用也。言其於戰也。戰而不餓。名。乃有重祿。而口噴食。有。事。多。而。下。民。錢。物。於。利。也。

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適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笑。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妻子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于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
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
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堯亡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人不朝珠象
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狔地外也服而
以為幣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
不朝請以瓊琳瑯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
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劍而劍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珍珠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詳崑崙去中國甚遠漢窮河源猶非真崑崙也而此曰八千里何居意西蕃別有名國如小西天之類耶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珠象文皮白珠珠瑯玕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

之產皆爭奪其寶以為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瘠利而無用通之於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夷屬賦貢者皆厚注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利故善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市之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管子權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紛文議俱鄙淺不足觀

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勸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駁骨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况于伯議既陋鄙文亦瑣屑脩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謀乙以下可廢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

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䟽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熱殺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通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興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仇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

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涕無
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譯沛金木于丘壤東西南北于朝夕都不相應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方君左右不
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
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
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
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謚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衡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耨一椎一鍤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休切一軻然後成為車

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時橋切然後成為

女請以今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

子對曰不可今發徒謀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

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

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

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

高下若此則民疾作三為上虜矣通虜者奴使之

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於諸侯畝鍾之國

也

績制華

山諸侯之國也河於諸侯常不勝山諸

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
對曰夫河於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墾
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
豫戒也沃土之民淫瘠土之民養此言沃土之民
貪燒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閩中三
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
之家布衣而裁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

侯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可知也桓公曰
壞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
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
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戟程諸
侯五釜而得俸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
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
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
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
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凶君廢其所

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楸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

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下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沫浩滿
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
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今以九月種麥日至
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
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
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
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審威統叔隰朋易牙

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
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劔而
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
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
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
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
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
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于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前以反

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
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
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
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言者寡人欲
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
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
長而百倍其本象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卑而曲
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宗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
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
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
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通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
二棄土不毛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
土為耕不入於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
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
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

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

也發師置屯人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百鍾之家

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

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亦困窮之數

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乎皆案困

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

數直猶當也謂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

使百姓皆稱貸於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

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今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吐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塚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

兩者不衡，守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發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有垣使師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鄉諸侯，令大夫城藏，大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

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澄明也，明教則習常，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

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
事紡績緝績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
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以爲此有道
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以今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
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
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七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今城陰里

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

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

襲亦重也欲其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

因使玉人

刻石而為璧

刻石刻其齒石

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

丁仲反

四千環中五百

好倍肉曰環

璧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不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訖戾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詳有窳言亦有窳事耶桓公九年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案石璧菁茅勉于王哉伯

鳥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兔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辟又能禁入馬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泛禘也又其微也石為磬東百金又近庶飯桂薪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夫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大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今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

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齊威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蒞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
軸下采枅粟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
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
百餘家寗戚駝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
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
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
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駝而北
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為鹽梁濟取
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
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
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
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
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
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
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
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卷之二
三十一
三十一

使有以終其上。今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
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
責。稱貸之家皆靡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
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
俸。邦夏有以決。若寡人之德。子無所罷。若此而不
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
機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
無券契之責。鈔賈主市也。君令朝賈令市。君操一
物出。以曰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枝一鼓。以決

子息而焚貴恭富將立貧不徙則亂耳四方之萌
聞之入教其子先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
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夫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
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苴之
於萊純錙錮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
人知之聞纂此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
有推馬是自萊失其苴而反準於馬也通純錙其

穀一而中十合故纂荒空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
見錢不為之是失范而反唯馬也故可因者因之
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也謂

豐裕而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道乎管子

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鍾二十也十二

合曰鍾為侯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錢也請以

今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

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凶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乎矣。

君下今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分齊西之人約三斗東之

人約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寡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飾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

「孟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惟蓋衣幕之奉不給。」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
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
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
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註曰守皆民之必急市賈之必通者心非必一國
之有上守其謝下又何以禁其通禁之旅必絕市
必投民將貧國將亂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
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

之使者乎夫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遊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爾而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龍聞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

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今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梁泉金幣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承天畜不求民鄰財之道也諺不以修德肆赦弭天之災而乘天畜為利乎民亦有之心何能矯誣慢天墮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羊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

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
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屨籠被絺絺鵝鷺舍餘糶
齊鐘鼓之聲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
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
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
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
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
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
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此猶銀

而近于正然一人而國偏施

桓公曰崑丘之戰

崑丘地名未詳說而萊丘

民多稱貸負于息

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

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本業也

何以洽

洽治通也言百姓皆欲取之何以洽

為我事失其本

管子對曰

惟繆數為可耳

繆以諸國陳其事也

桓公曰諾令左右

州曰表稱貸之家

表也

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

以貴州通之師執折策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

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

令使者費石壁而與仍存問之

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

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蒞使
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蒞春有以俸
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予之力也是以式璧而
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
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書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
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
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贖故國中
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

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
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
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汎水則蠶虻
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賣
人蓄物而賣為雉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
列投蠶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
請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

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通
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
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
冶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
民富謂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
而縱挾彈懷丸男女褫水上乎抑賣之買即賈貨
賈何遽貧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
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衛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
衛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
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與樹下戲笑
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
歸是以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
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
公曰善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曠土江

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崇也
遊上閒游此禁游不計自予看乎游手游佚之民
何樂必樹下眯目而望山童升壓塗之戲耳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
百姓並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圉京者二家大因君請式壁而聘之用

也壁石壁也聘問也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閒

之舍其作業而為圉京以藏穀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圉京者二家

管子

卷之七

七

管子

君式登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
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通君禮于有功因京何功
于國而驟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別實
其國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紘始可得聞
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
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
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
之地其於濟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泝龍夏

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帶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

地。云。穀。書。
作。去。

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即廢居之說。徒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米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通術市也。經術之術，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

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
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
此而有二十齊之故通當布之患守布而籍麻即
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賈倍及
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而賈
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於
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
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

天。列作形。

左即輕重之變文籍微也。是故輕軼於賈穀制膏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賈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咎。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

稷左是以外內不踳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
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
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
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
謂管子對曰虞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
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

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鋌
生火以熟掌臊民食之無茲臍之病而天下化之
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葦宮以
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
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王外鑿二
十竅鞮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
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
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
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德六卷合陰陽而天下化

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莽
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
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
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
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通干即阡阡之穀

兩畔爭食之比于隣界蟻螫也齒之有脣也邊古

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通

二困常為齊患也以下策多兒戲可言不可行可嘆而不可用奕之

變只一局宋之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也何貴

乎徒多為陌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緝徒與反

之者謂公服緝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

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緝

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

人曰子為我致緝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

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

聞之則收其民為緝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

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綫緜而踵

相隨綫緜謂連續也車轂疊騎連伍而行也士

前反言其車轂往來相甚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

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緜閉關毋

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通應聲之正

應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魯梁

之君即令其民去緜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

梁之人糶十百穀斗錢十齊糶十錢穀斗二十四月魯

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潤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莩菜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墮也衆為居其上首壯者胡丸操彈居其

下終日不歸父老林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情
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
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
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評以下
多複言無當改頭換面移名易姓耳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柰何管
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
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質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
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不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及萊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十二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襄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入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管子卷之六
管子卷之六
管子卷之六
管子卷之六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
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
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
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
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
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
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
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
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二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
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
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
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
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
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
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
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
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管子地員篇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
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
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
齊未止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之柰何管
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
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
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
天下事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詰因今人

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辭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
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
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
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
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
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
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
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
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複出
想雜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一有義皆小
正支離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後世唯領一曆書但列時日休咎不載朝政民
務訪之必于前代典章故老俗諺顧于今浸蔑
矣無言國儀民間歲時風俗服食趨忘自于六

十年來輕薄少年多違禁不問冥行所忌耳是
以民多疾病天札末作殃而閭里貧刑亂滋故
聖人首曰行時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
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通
推曆時生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
乎天規圓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
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
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晷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

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
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纒青搢玉總帶玉監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
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者勿斷以待
期年通期年冬也漢行刑六盡冬月止教民樵室
鑿鑿墮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樞
權梁繩線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
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

子謂之老嫗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
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
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
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
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
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
藝者謂之賊人通四之日于耜在此十日曰東作
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

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通主使
如後沒為官奴與城旦春之作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開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
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備於百姓發號出令
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入臣毋斬大
山毋戮大行滅三大通大木六山大行夏曰蕃秀
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
一个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通王
母即后媪土神土旺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
社單出里國人早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通秋曰
嘗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通國也五廟小
功者小祖通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通庶人
祭其先有田祭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無功者皆
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通沃飲之也以功

得與于祀燕為沃即飲鬯之舉也記曰君舉止于
士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
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
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天子祀於太極西出其圜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
而統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篴之風鑿動金石之
音通秋金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兌之令朝諸侯卿
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

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
毋有所赦作行牛馬之實在野者主通王為句記
曰馬牛羊有在野收之弗禁此王今律所謂入官
也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
纁黑而靜處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
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齊戒參看朝諸侯
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
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通自冬至起數故不言
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統黑朝諸侯卿
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通木落
而斷伐臘月之木共器牢趣道人薪藿葦足蓄積
通水落而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成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謂之大通通連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通游民也不耕之害
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通食少而飢
不芸之害也宜澆而不澆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

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
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何當藏不藏霧氣陽
陽死生蟄鳴為其及于未浚之候貞元之道也此
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之極昏昏然然張耜當
琴鈔耨當釵戟獲渠當脅鞞蓑笠當桴櫓故耕械
具則戰械備矣通古人寓兵于農之法
輕重庫第八十六 亡

管子權第二十四卷終